

人跟書

人跟書的關係是多種多樣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面對一本書，會有著不同的認知，對於書本的內文，亦會產生不同層面的取捨。一般而言，人之所以要「書」，當然是為了讀它、研究它，藉以從中獲得某種自己所需的知識；但也有人純粹為了消磨時間，也有一些人甘心作為書奴，成為一位收藏家，或者只想拿來插架，藉以裝潢家居，營造文雅氣氛；當然更有人借書大搞買賣，用書來博取營利，或用於交際饋贈，凡此種種，皆無可厚非，各取所需而已。書的功能如此多樣化，亦造就它隨著時代變遷，不斷地發展，更因所需的功能不一，所著重的細節就更不趨於一致，識別的標準與欣賞的角度更會產生極大的不同，從古至今，從未間斷，呈現於世人眼前的是如此多樣面貌。於此僅以一個古籍修復者的角度對書籍做一番分析，藉以跟同有此嗜好的同道共同分享。

書籍的製作總有主持其是的人或單位，主持書籍製作的責任人對版本往往產生重大的影響，所呈現於世人眼前亦是不同的版本風格。歷來上從國家主持所製作的既有御制本、監本、官刻本等名目；社會上則有院刻本、坊刻本；另私人因各種目的所集資、主持所出版的家刻本、祠堂本。綜觀以上，因就不同主持人所出的書籍，其刻印質量、刻印風格往往大不相同。歷代有不少書籍乃由皇帝親自選定，直接主持或委派專員主持的所謂「御批」，「御選」的書籍，如唐代的「九經」寫本，五代的「九經」刻本，宋朝「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明朝的「永樂大典」，清朝的「四庫全書」、「康熙字典」、「全唐詩」等，皆是御製的書籍。製作此種書籍理應選用最好的板材，邀集最佳的編校高手，選擇出色的書手，挑選最優良的雕工，訂製最上好的紙張，集一切所能，成就出一套令人驚訝的書籍。歷代中央政府皆設有國子監，主管文學教育等諸事，亦代表中

央去整理、審校既藏的典籍，並完成中央政府所交付的出版任務，由它所出版的書，稱之為「監本」，其最大的內容總是以四書五經、佛道經藏為主。其中宋元明三代的監本，和清代的殿本，總是令人愛不釋手，再三地把玩閱讀。

宋元明清的地方大吏，特喜成立出版機構，並利用官方資源出版書籍，如此因素下所產生的本子稱之為「官刻本」。宋代地方政府設有招待所，國家按期撥給銀兩，名曰「公使庫銀」，用以招待在途的政府使節，地方當局就以其餘資，進行刻書，以達名利雙收之利，一時間趨之成潮，所印之書，即稱為「公使庫本」。另宋代各地茶鹽司、漕司等「四司」均有出書；元代的興文署和各路儒學、府學亦同樣出書，及至明代各王府藩臣亦以出書為榮，並藉以取利，此種本子特稱為「藩府本」。清代後期地方書局興起，廣州有「廣雅書局」，漢口有「崇文書局」，南京則有「金陵書局」，杭州有「浙江書局」，皆都由地方政府主辦，皆屬官刻本的範疇。

除卻以上官方出版的本子外，坊刻的本子亦不乏其數，宋代杭州的「陳道人書籍舖」、明代的常熟人毛晉所出版的「汲古閣抄本」皆名噪一時，清代的著名書舖如「掃葉山房」、「嘉業堂」更是享譽中外，歷久不衰。

私家的刻本，作者自著自刻自印的本子，不以營利為目的，僅為個人使用，甚或運用於社會交際、饋贈友人、教育子孫，而刻印者、其內容大致以方志、家譜、個人詩集、雜記小品為主。

當書本印製完成，流通於社會後，在流傳、閱讀、收藏的過程中，它會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審讀，評品有留下諸多印跡，從而呈現出它現有的狀態，而鑑賞自然就是對本子的現有呈現於你眼前的狀態所作的綜合評比與體悟，每個人對古籍的感受是天壤地別地，收藏家講究的是，它的年代；自來藏家貴遠賤

近，而書家則講求其本子的內容之完整性、準確性，是否有經過精校精審。而市肆商賈所追求的則是賣相如何，是否可多圖一些利益，凡此諸相，皆應由內容結構、版面狀態、裝幀手法三大要項逐一談起，方能獲得一圓滿的認知。

一、內容結構：本子的正文、注疏、圖表和相關說明、附錄，是否齊備，配置位置是否恰當，具有順暢的閱讀性，內容是否有被腰斬、刪節、或隨意拼湊，章次被顛倒錯置。

二、版面狀態：雕刻本，刊印本的書，從備版、騰稿、摹刻、上墨、刷印，一系列的工序皆含糊不得，而版式的設計所呈現的美學思想，更應把握其版心、邊欄、行格、高廣比例、字體的型態、字跡的清晰度等皆需逐一作細部審視。

三、裝幀手法：從開本大小的選擇，紙質的取捨，封皮的顏色，材質選配，裝幀的形式，書口、書腦、書根的表現方式，務必做到美觀大方，便於閱讀，利於攜帶、收藏。

舉凡由人工手寫製成的本子統稱「寫本」，其又細分如下，一曰手寫本，二曰手抄本，三謂手稿本，四稱影寫本。四至九世紀的魏晉六朝及隋唐時期，乃寫本的黃金時期，而唐寫本更是其中的最佳代表，而堪稱最精緻的寫本則為明清時期的影抄本，此一獨特的技法，乃為寫本工藝高度成熟的代表。

據文獻記載，西晉初年國家藏書約 29,945 卷，梁武帝時僅儀文殿藏書即達 23,106 卷，唐玄宗開元年間藏書亦達 51,852 卷，另尚有佛經、道藏 9,500 多卷，但以上的書籍皆是手寫墨書，漢唐的文明，簡直是用手寫出來。當時代的個人讀書，或者著書，皆須靠自己手寫，但亦可僱用書手來抄寫，國家擬想的出版書籍，如大型類書「冊府元龜」等，則由專門機構，招聘大批「經生」來抄寫，且有統一的要求規格須一致，並講究書頁的「版式」。唐寫本本頁長 20~27 公分，寬為 40~50 公分，每頁書寫 20~30 行，每行約莫 17 個字左右，多採「顏

體」。

舉凡雕版印刷盛行後，仍用手寫的本子亦是不少，對於一些發行人不大但卷數體製很大的類書，因刊印成本太高，乃採手寫成抄本。已知的最知名抄本為明「永樂大典」全書共 22,877 卷，裝幀成黃綾面硬包精裝共 11,095 冊，每頁 30 行，行 28 字，朱絲欄，正文為墨字，引書書名則用朱筆，句讀亦同。永樂大典抄寫完後，一直深藏禁宮及至清·雍正時方發覺它的珍貴，但已失落了不少，後再經八國聯軍的侵略，此部文獻珍寶，便被割裂分散在現今的世界各大圖書館，或私人收藏家手裡，粗估現存世的數量為北京圖書館 110 冊，台灣約 64 冊，在加上散存於世界各大圖書館約只剩 375 冊左右。另一部著名的抄手當屬清·四庫全書，此書共手抄成七部，分藏於「北四閣」與「南三閣」，即世稱四庫七閣藏本，其內容的卷目與文字及篇幅雖稍有不同，但全書約在 79,897 卷，裝幀成軟面包背裝，經史子集分別用綠、紅、藍、灰四色絹布作為書皮，約 36,313 冊，每半頁 8 行，行 21 字，紅色界框。

明清之際，文人以抄書為日課，且樂此不疲，並互相轉借抄錄，並同時手校眉批、名家恭書，其精心抄寫的本子，特稱為「精抄本」，其中不乏是文壇名家，其一生抄書不輟。箇中的佼佼者當屬大藏書家毛晉，其所影寫的宋元寫本，筆劃挺秀，一絲不苟，使人難以辨認真偽，世人對他的獨特技藝評價極高，特稱為「毛氏影抄本」。亦就造成了一股風氣，因此明清書手皆致力於摩寫宋元寫本，並以影抄技法為圭臬。

歷代中國古籍版本略分為兩大類型，除了「抄」本類外，當屬印本類，其數量最為龐大，幾乎是存世古籍中佔有 8 成的數量。但雖同屬印本類，依其製作的工序不同，又可細分為 1. 雕版印刷本，2. 活字排印本，3. 拓印本等三大類別。雕版印本始起於五代而延續至明清，常久以來一直是印本的最主要工

法，按其製印時代先後，則分為唐刻本、宋刻本、元槧本、明梓本、清鑄本等名目。而排印本自北宋畢昇發明泥活字，約為九世紀時；王禎則於十三世紀創作出木活字，數量約為六萬字，及至十八世紀，金簡創木活字並印製「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共 230 部。另朝鮮人則曾製作出鐵活字與瓢活字，亦為活字印刷的技藝增添一份心力。銅活字則出現於十五世紀的桂坡館館主安國，到了清朝時由內府進行大規模製造銅活字約 25 萬枚，共印成「古今集成」共 34 部；另一方面德國人谷登堡則創造出鉛合金的活字。除了雕版、活字外，尚有屬於非雕印類的印本，如拓印本、石印本、影印本，此類印本，乃為科技的產物，並逐漸躍為主流。影印乃近代才有的印本技術，往往用於古籍的再版，為了不使原貌失真，用照相技術逐頁「影照」，再經過製版而印出來的書，統稱為「影印本」，因使用的媒材製版之不同，又可細分為鉛皮、梓皮、銅皮、膠皮與玻璃，其中又以玻璃製板最為特殊，世稱「珂羅版影印本」；利用石版製版者則稱「石印本」；影印本一般與原書大小等同，如縮小了則稱為「縮印本」，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即為代表作。活字版印製書本時，每位排字工每天約可排成五版約 2,000 字，而雕版印製書本時，每位雕刻技師約二天可雕刻一版約 400 字，而印刷工人每日工作 10 小時，約可印製 3,000~6,000 書頁，每一雕版可重複印製，約可印製 1.6 萬頁，在京整修可再印 1.2 萬頁；而印書所用之墨一般皆為印書者自家製造，不外是以粗烟混入膠料及酒，貯於瓷缸中，埋入土中約 3~5 年，取出即可使用。